

【开栏的话】

今起,贵阳日报社联合贵阳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开设“贵阳市乡村著名行动”地名文化专栏,带领读者走进黔中大地星罗棋布的村落,聆听地名背后的故事,触摸乡土文化的脉搏,见证乡村振兴的足迹。让我们共同点亮乡村名片,留住乡愁记忆,助力美丽乡村焕发新时代的璀璨光芒。



以石为材的镇山村民居。

石板建筑的博物馆

——走进花溪区镇山村

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李佳旭/文 杨才江/图

当晨雾轻柔地穿过石板巷弄,随着布依族阿婆背着竹篓走向古井的轻盈脚步,静静的村落渐渐苏醒——在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镇山村,这座用石板垒砌的村庄已静默伫立四百余年,它藏着太多令人心驰神往的故事;关于战争与和平,关于坚守与融合,更关于一个民族用智慧书写的不可朽生诗篇。

半边山下的屯军往事

明王朝在西南边疆推行的军屯制,在镇山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。《明太宗实录》记载的“军士三分守城,七分屯种”制度,在这里化作了独特的生存智慧。镇山村始建于明万历年间,正值“播州之役”之时,江西吉安府卢陵县协镇李仁宇将军奉命入黔,督办军务。大军驻扎安顺屯堡,而李将军部至镇山村时,见此地三面环山,一面临水,马蹄形地势,宛如天赐的电报军备之地,便毅然设屯驻扎。

镇山村最初名为营盘坡,后更名为长安营、半边山,直至1951年,才正式改名为镇山村。“据说,当时李将军询问本地村民此为何地,村民一时竟无言以对。李将军见水畔一山霸气矗立,犹如猛士镇守,便脱口而出‘镇山’,镇山之名由此而来。”当地村民口中的故事,为村名的由来又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。

李仁宇率部入黔时,带来的不仅是火器与战马,更有江南先进的农耕技术。

据《李仁宇将军墓志》载:李仁宇奉命以军务入黔,遂携家眷移至石板哨镇山建堡屯兵。其妻因水土不服病逝,李仁宇与镇山村班氏女子结缘,生下二子,长子姓李,次子姓班。李、班两姓如今已成为镇山村的主要姓氏。



镇山村的一条石板巷道。



镇山村的古城墙。

踏入屯堡旧址,1800余米的屯墙便映入眼帘,最高处达10米的石垣上,至今仍可见明代工匠的凿痕。这些采用当地页岩砌筑的城墙,巧妙地利用地形形成防御体系。屯墙上的弹孔是历史的注脚,见证着这里曾经的烽火岁月。

石板蕴含的民族密码

俗语有云:“有山必有石,有石成其山。”走进镇山村,随处可见石屋、石径、石墙、石板路,仿佛置身于一个石头的世界。

镇山村被誉为“石板建筑的博物馆”,村中民居皆以石为材,墙面用薄石板错缝叠砌,屋瓦以厚石板层层铺就,连院坝与巷道都是由方正石块铺就。上寨古屯堡内,三合院民居沿袭明代“层叠层”工艺,木构梁架与石墙相映成趣,冬暖夏凉的石板房既是对自然的敬畏,亦是布依先民的智慧结晶。指尖抚过斑驳石墙,仿佛能触碰到时光深处匠人雕琢的温度。

正月“跳场”时节,布依族青年男女踏着芦笙节拍翩然起舞,对歌传情;农历六月初六,家家户户包粽祭祖,以米酒敬献天地,祈愿五谷丰登……这些活态传承的民俗,

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,而是镇山村村民生生不息的生活本身。

镇山村的石板路不仅连通着古今,更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。我国和挪威在镇山村合作建成的布依族生态博物馆,以“无围墙”理念将整个村落化为展厅——古井边的洗衣声、老屋里的织布机、屯墙下的对歌声,皆成为展陈的珍宝。古老村落正以自信的姿态,向世界讲述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创新故事。

行走在镇山村,脚下是数百年前的石板,耳畔是亘古传唱的歌谣。这座用石头书写文明的村落,恰似一本永远翻不完的线装书,在时光长河里静静绽放着中华文化的永恒魅力。

生态守护的发展智慧

2018年,贵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谷佳骏来到此地,租下一处居所,经过一番精心设计与巧妙改造,赋予了这座小院新的生命。后来,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陆续入住镇山村,他们按照“一院一景一品”的发展思路,改造出一个个艺术空间,为镇山村注入了新的血液与灵魂,翻开了“镇山艺术村”的新篇章。从昔日空旷破败的老宅变为无数旅人和艺术家向往的小院,这里也走出了“美丽庭院”变“美丽经济”的“新路子”。如今的镇山村,既是历史的守望者,也是时代的弄潮儿。

当暮色染红半边山,篝火在屯墙下燃起,广场上对歌的布依族青年男女,正用歌声续写着民族的未来。游客们跟着布依族姑娘的舞蹈脚踏石板发出清脆的声响,与四百年前戍边将士巡逻的脚步声奇妙重叠……

这里的故事,永远没有终点。或许正如班氏后人所说:“我们的祖先用石头建房,不是要把历史封存,而是要让它呼吸。”

贵州刺梨,借着任正非之口,再次闯入大众视野。

日前,华为创始人、首席执行官任正非接受《人民日报》采访。在回答记者“对基础研究,人们可能一时难以理解,会问研究这个有什么用,能产生什么效益”这一提问时,他如是表述“科学的突破,世界上理解的人本来就少”,并举贵州刺梨及其价值发现者农学家罗登义的例子以作诠释:“贵州有个农学家罗登义,上世纪40年代,他分析研究水果蔬菜营养成分的时候,发现一种维生素含量很高的野果子刺梨。中国那时还在抗战时期,社会教育水平还很低,没几个人懂。后来写了一篇文章,说刺梨是维C之王。经历了近百年,贵州把它做成了一种富含天然维生素的刺梨饮料,维生素饮料中的奢侈品,近百元一瓶,受到追捧,刺梨产业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渠道。人们才真正认识了抗日烽火时,在一张破桌旁的罗登义。”

一言以蔽之,生于十万大山中的刺梨,带着“自然界的维C王者”“农业上的增长亮点”“近几年的饮料新贵”等荣光出山。

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在贵州出生的任正非,很是知晓故乡的“刺梨事”。

山野之物:贵州“山民”的象征

历史上的贵州地处天末,既是“朝野”之“野”、“文野”之“野”、“荒野”之“野”的“三野之地”,也是“徒步皆山”“天下之山萃于云贵”的“山野之地”。刺梨即野生生于十万大山间,枝丫歪扭恣意,又因其果形似梨且表面密生小肉刺,故而俗称“刺梨”,有如植物界的刺猬。在所见文献中,“刺梨”二字的写法历来有多种,如“刺藜”“茨藜”“刺梨”等。

黔中宿儒李独清教授曾以一阙《蜀溪春·刺梨》,为刺梨作“工笔画像”。词云:

过境皆无,独生群野,堪据分疆。才道春归,密花繁实,攒聚道左溪旁。芒刺非止背,如触手、珠血成浆。芒刺非止背,如触手、珠血成浆。芒刺非止背,如触手、珠血成浆。芒刺非止背,如触手、珠血成浆。

盈车莫言擗果,谁可蒺藜近,愁杀潘郎。不状砒砒,有黔生在,风物细陈山麓。其性消积滞,偏宜我、多吃何妨?酿酒好,宾客来,共举觞。

词中上片写产地、形状。“过境皆无,独生群野,堪据分疆”一句,即指刺梨只生于黔地,别处皆无。此说有诸多史料为证:清乾隆《贵州通志》、清道光《贵阳府志·食货略》第五之四“土贡·土物”条俱云:“(刺梨)黔地俱有,越境即无。”一字不改,似是转转相因。清康熙年间学者陈鼎《滇黔纪游》:“黔之四封皆产,移之他境则不生。”田雯于康熙年间巡抚贵州,其在编撰的《黔书》卷四“刺梨”条目下感慨生焉:“黔之四封悉产,移之他境则不生,岂亦画疆之雉,过淮之橘耶?”将黔中刺梨,比作画疆自守的野雉,只生于淮南的橘。实则此物固然多在黔中,但离黔至滇、蜀、楚一二日的脚程之地,也是有刺梨踪迹的,只是距离再远则无。据清道光《遵义府志》引《田居室录》:“余尝在湖北丽阳驿南五里许一山寺侧,见有数株,与黔产无稍异。南游滇中,亦到处有此。可见旧说不尽然也。”但刺梨仅产于黔中之说源远流长,贵州乡贤陈恒安在1941年文书局出版的《贵阳市指南》一书中提及刺梨,仍认为“黔省山野遍地皆是,逾黔境则无子”。

“才道春归,密花繁实,攒聚道左溪旁”则指刺梨生于山溪间、道路旁,花开得密,果结得多。多则轻贱,以致刺梨长期被当作荆棘一类的烂贱草木,一如词中下片所言,“不状砒砒”。晋人嵇含撰有《南方草木状》一书,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文献之一,书中记载植物八十种,刺梨不在其列。“有黔生在,风物细陈山麓”一句,则指田雯《黔书》详载刺梨风物一事:“刺梨,野生,夏葩秋实。干如蒺藜,多芒刺,葩如茶藨,实如安石榴而较小,味甘而微酸,食之可以已闷,亦可消滞。渍其汁煎之以蜜,可作膏,正不减于梨楂也。然亦有贵贱,瓣之卑者,土人以之插篱而代植。胎之重者,名为送春归,春深吐艳,大于菊,密萼簇英,红紫相间而成色,食尤美。黔之四封悉产,移之他境则不生,岂亦画疆之雉,过淮之橘耶?又普定乌撒黎,不下建阳宣城。亦有黎膏,佳者不下河间。”

按植物学家的分类,刺梨属蔷薇科蔷薇属,为多年生落叶丛生小灌木。其形若灌木,枝小根深,叶翠如玉。春开白花、粉花,颇似蔷薇;春末花谢,故刺梨又名“送春归”。夏秋之时结果,果大若李,上覆尖刺,即所谓“芒刺非止背,如触手、珠血成浆”。当果色由青绿转为翠黄,便是深秋之时,成熟之际。

蔷薇科蔷薇属草木的果实,能入口当作食物的,唯有刺梨。陈恒安《贵阳市指南》:“夏秋之交,苗妇多采摘其果实,入城求售,括去果面之刺,剥去果腹之子,其肉可食,或晒干作蜜饯,味尤佳,名曰糖刺梨。”姚华《黔语·送春归》一条亦有云:“采而卖之,皆苗妇,熟与山楂同时,每中元前后,则苗妇担荷入城,沿街卖之。其产以谷脚为最名,味独佳也。其余生阴处者,曰背阴刺梨,多甘香,又斜生者曰歪嘴刺梨,亦独佳。”金国楠《金筑山歌》一书中,有一首竹枝词记载了民国时期贵阳街头卖刺梨的场景:“披红泛白颗明珠,翠绿有刺玉瓊珠。彩裙姨妈来献宝,大街小巷笑相呼。”诗后有注:“阴历七月以后,苗族妇女背来山楂刺梨沿街叫卖,价廉物美,老幼均喜购食。”旧时贵阳城郊多居住苗族,苗族妇女常身着色彩鲜丽的苗服进城售卖土产,城里人亲切地称之为“彩群姨妈”。“彩群姨妈”在端午时卖菖蒲艾叶,在秋天又背来山楂、刺梨叫卖,买者卖者两相得益,尽皆欢喜。来自山野的刺梨,也一度活跃了老贵阳城的市井气。

刺梨果实不仅是城里人消闲时的零嘴,更是救急时的口粮。乾隆《贵州通志》载:“红子、刺梨二物,山原之间,妇媪未来,午茶不继,则耕牧之粮也。途左道旁,饭乏肠饥,行子口干,则中路之粮也。黔中当乾隆己丑、庚寅大歉,饥民满山塞野,以此全活者多。”

刺梨的别名“送春归”,清末民初的黔籍大画家、大诗人姚华情有独钟:“送春归,生贵筑境内,华似蔷薇,野生沿途,春暮而华,华落春尽矣,故曰送春归。”实则“刺梨”是黔地特有的称呼,它的中文正名叫“缙丝花”:农历四五月间刺梨开花,此时煮茧缙丝是最标志性的劳作。“缙丝花”、“送春归”二名,正对应着刺梨花开、花落之时。

姚华大半生宦游京华,最后客死他乡。他曾填过一首咏刺梨的词《御街行》,词云:“从离乡里几多春,花岁岁,应如故。夕阳归马,开犹待我,人老谁留驻?”

“他是把刺梨作为自己的家乡贵州的象征了。”把贵州当作第二故乡的钱理群先生如是说。在他看来,刺梨不仅是刺梨的象征,还是贵州人的象征,“刺梨明艳而不炫耀的花朵,内美而外陋的果实,也与贵州人的善良、辛劳、朴讷,形成了一种对应”。

刺梨:出于黔山 成于黔人

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



罗登义教授(前右)与贵州农学院科研组同志研究人工栽培刺梨。 资料图片

若李,上覆尖刺,即所谓“芒刺非止背,如触手、珠血成浆”。当果色由青绿转为翠黄,便是深秋之时,成熟之际。

蔷薇科蔷薇属草木的果实,能入口当作食物的,唯有刺梨。陈恒安《贵阳市指南》:“夏秋之交,苗妇多采摘其果实,入城求售,括去果面之刺,剥去果腹之子,其肉可食,或晒干作蜜饯,味尤佳,名曰糖刺梨。”姚华《黔语·送春归》一条亦有云:“采而卖之,皆苗妇,熟与山楂同时,每中元前后,则苗妇担荷入城,沿街卖之。其产以谷脚为最名,味独佳也。其余生阴处者,曰背阴刺梨,多甘香,又斜生者曰歪嘴刺梨,亦独佳。”金国楠《金筑山歌》一书中,有一首竹枝词记载了民国时期贵阳街头卖刺梨的场景:“披红泛白颗明珠,翠绿有刺玉瓊珠。彩裙姨妈来献宝,大街小巷笑相呼。”诗后有注:“阴历七月以后,苗族妇女背来山楂刺梨沿街叫卖,价廉物美,老幼均喜购食。”旧时贵阳城郊多居住苗族,苗族妇女常身着色彩鲜丽的苗服进城售卖土产,城里人亲切地称之为“彩群姨妈”。“彩群姨妈”在端午时卖菖蒲艾叶,在秋天又背来山楂、刺梨叫卖,买者卖者两相得益,尽皆欢喜。来自山野的刺梨,也一度活跃了老贵阳城的市井气。

刺梨果实不仅是城里人消闲时的零嘴,更是救急时的口粮。乾隆《贵州通志》载:“红子、刺梨二物,山原之间,妇媪未来,午茶不继,则耕牧之粮也。途左道旁,饭乏肠饥,行子口干,则中路之粮也。黔中当乾隆己丑、庚寅大歉,饥民满山塞野,以此全活者多。”

刺梨的别名“送春归”,清末民初的黔籍大画家、大诗人姚华情有独钟:“送春归,生贵筑境内,华似蔷薇,野生沿途,春暮而华,华落春尽矣,故曰送春归。”实则“刺梨”是黔地特有的称呼,它的中文正名叫“缙丝花”:农历四五月间刺梨开花,此时煮茧缙丝是最标志性的劳作。“缙丝花”、“送春归”二名,正对应着刺梨花开、花落之时。

姚华大半生宦游京华,最后客死他乡。他曾填过一首咏刺梨的词《御街行》,词云:“从离乡里几多春,花岁岁,应如故。夕阳归马,开犹待我,人老谁留驻?”

“他是把刺梨作为自己的家乡贵州的象征了。”把贵州当作第二故乡的钱理群先生如是说。在他看来,刺梨不仅是刺梨的象征,还是贵州人的象征,“刺梨明艳而不炫耀的花朵,内美而外陋的果实,也与贵州人的善良、辛劳、朴讷,形成了一种对应”。

发现刺梨:人诗酿酒新山珍

在很长一段的历史中,刺梨被视为山野轻贱之物,不入志传志书,难入文人之眼。贵州建省也晚,在明永乐十一年(1413年)成为明王朝第十三个行省之前,和黔地相关的文献稀少。建省之后,文献渐丰。明弘治《贵州图经新志》、明嘉靖《贵州通志》以及明万历《贵州通志》记载了众多黔地土产、方产,“刺梨”均不在其中。刺梨得以进入人们视野,经历了漫长的“发现史”。

据已故贵州文史学者唐莫尧《“刺梨”考》《“刺梨考”补正》二文的梳理、考证,“刺梨的生态、产地和用途,最早的记载,现在看来,应推田雯《黔书》”,“我省地方文献上,目前发现对刺梨最早记载是明末清初诗人吴中蕃《蔽帚集》中的《刺花》,作诗时间,大概在康熙十二年(1673年)”。诗云:“才沾无寸土,到处遂相牵。不觉春将老,还凭志逞妍。终嫌芒刺手,颇怕叶漫天。蜂蝶狂争闹,宁知异藟茎。”诗中将刺梨花比作香草佩兰。

此后,吟咏刺梨的诗人多了起来。清代贵州首个状元赵以炯有《咏刺梨》:“生在山间不入盆,擅妍不肯进朱门。却和龙井酿成酒,贡上唐朝承圣恩。”“西南巨儒”郑珍、莫友芝二人皆引刺梨入诗。郑珍《引妻》一诗有“田评香稻久,路摘刺梨频”句;莫友芝有《刺梨》诗:“芒果说山橘,偏名欲把疑。形模难适眼,风味竟舒眉。品以经霜别,芳缘入酿奇。不须忙采摘,但就菊花期。”清末民初的贵阳大名士陈田的《刺梨十六韵》,更是写尽了刺梨的“身世”:“别有南中果,从生在道旁。哀梨名不借,墙茨义同防。移植类淮橘,分疆侈夜郎。花凝鹃血紫,实绽鹅儿黄。菱角尖体拟,棘心刺可伤。倾筐争稚子,触手惜蛮娘。撇去香盈快,劈开子满房。送春婪尾似,荐夏戮牙尝。摘待嘉禾熟,干同旨蓄藏。盐梅差醞藉,渠果试平章。拟定潘郎忌,搓应玉局妨。露枝牵客袖,风物志黔囊。苦忆玻璃酿,余酣琥珀觞。客游带京国,风味致吾乡。佳直郇莠酱,珍还饾饤羹。若修本草志,此物定须详。”

陈田《刺梨十六韵》中“苦忆玻璃酿,余酣琥珀觞”,提及刺梨酿酒之事,并注解说:“住在都中,乡人来者多以此物见贻。”可见刺梨酒已作走亲访友之用,颇受欢迎。实则刺梨酿酒早已有了之。据《贵阳市志·工业志》的记载,历史上利用刺梨酿酒的记载,最早始见于清道光十三年(1833年)吴嵩梁在《还任黔西》的诗句:“新酿刺梨邀一醉,饱与香稻愧三年。”清道光《遵义府志》:“今黔人采刺梨蒸之,曝干,囊盛浸之酒瓮,名刺梨酒,味甚佳,是古制也。”晚清诗人贝青乔《苗俗记》亦有提及:“(刺梨)酿酒,极香醇,然不耐饮,虽大户不及一升,便头岑岑欲吐矣。饮无杯罍,或用牛角,或插竿于瓮,蹲而啐之。只宜冷饮,热则其臭刺鼻。”今人韦廉舟编著的《布依族苗族风土志稿》,即载有布依族、苗族刺梨酿酒的情况。

在过往,刺梨最大的用途正在于酿酒。“刺梨最大之销量,厥为造酒。刺梨晒干后捣去其子,以与制之糟料同晒,果汁与酒糟混合,遂成为清冽之刺梨酒,酒味香而味涩,佳者其味若白葡萄酒,黔人称其有舒气消食之功,惟现时贵阳市面所售者,大都糟料过少,酒味淡薄,则以甜酒和之,致色多浑浊,质亦恶劣,全无刺梨之真味,殊为可惜。”陈恒安在《贵阳市指南》一书中提及,“刺梨酒佳品,现以青岩所出为最,其多年陈酿,醇如胶质,以新酒和而饮之,芳香沁人心脾,惟多系备以自用,不易得,将来本省酒业,若能专设酒厂,力求改进,则刺梨酒发展之前途,仍属未可限量。”

贵州农学家罗登义的工作,直接更新了世人对刺梨的认知。1906年,罗登义生于贵阳,走出黔山辗转求学,最终任教于浙江大学。抗战军兴,他随浙大西迁贵州,除担任生物化学、营养化学和食品化学三门课的讲授外,着力从事生化营养的科学研究。1942至1945年间,罗登义从事贵州蔬菜水果中维生素含量的测定,结果在164种试品中发现:“刺梨丙种维生素(注:即维生素C)的含量特别丰富,在每百克果肉中,含丙种维生素2054至2729毫克,平均含量为2391毫克……闻名世界的猕猴桃,其丙种维生素的含量,也只是刺梨含量的九分之一。就已种维生素(注:即维生素P)含量而言,刺梨也特别优裕,一般蔬果均望尘莫及,每百克中含有已种维生素5981至12895毫克不等。较之柑桔类约高一百二十倍,蔬菜类约高一百五十倍,即在全体水果中,亦高至六十倍不等。”他的结论是:“刺梨中含丙己两种维生素特别丰富,压倒一切水果蔬菜,可称为水果中的‘丙己维生素大王’。正常成人每日每人吃刺梨半个,即可满足其丙己维生素的生理需要,真是天赐吾人养生的新山珍。”

罗登义对刺梨的研究震动了科学界。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特地将刺梨称为“登义果”。后在他的领衔下,又发现刺梨汁中含有丰富的SOD(超氧化物歧化酶),并具有抗衰老及抗癌的作用。

不仅如此,在1981至1982年间,罗登义带领团队对贵州全省刺梨资源进行普查,并从植物学、园艺学、生理生化以及贮藏加工等方面,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。各项科研初步成果已于1984年汇编成专著出版,即《贵州农学院丛刊》第三集《刺梨》。罗登义的研究,对于如何利用刺梨资源,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起到深远的影响。他也由此被誉为“刺梨之父”。如今,贵州刺梨种植面积已居全国第一,刺梨产业“串珠成链”。